

在「廟堂」內最近「市井」處

自由作家 盧滄金

《香光莊嚴》編輯政策是什麼呢？這份雜誌的主要讀者假設是誰？

它是深奧的、典雅的「廟堂」文學？還是通俗的、生活的「市井」文學？

也許是應該站在「廟堂」那一邊，而面向「市井」處，在最貼近「市井」的地方。

有一個小故事，記得在悟師父面前，在香光尼僧團的集會裡說了三次，一次在香光寺，兩次在印儀學苑，但是這次我把它寫出來，以後也就不再用再說了。

大家都知道，長江有一個地方，名叫「采石磯」，采石磯本來也沒什麼特別，特別的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李白，在那地方墮水而死，從此那地方就聲名大噪，甚至變成一個觀光旅遊的名勝景點了。



紀遊詩的終結者

變成旅遊景點以後，各地遊客就聞風而至，特別是文人墨客讀書人，誰不想到這酒仙詩聖浪漫墮水的地方憑弔一番，唏噓一番？而且，「不有良詩，何伸雅懷？」於是，「采石磯」邊石頭上、樹木上、牆壁上到處留下，各種形形色色的詩文塗鴉，用現在的話來說，是污染環境到極點了，荒郊野外，天高皇帝遠，誰敢制止，誰能制止得了呢？

但是有一天，紀遊詩的終結者出現了，他也在采石磯上題詩一首，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寫紀遊詩了，神奇吧？這首威力強大的醒腦詩是：「李白詩名高千古，采石磯邊一坯土；來來往往一首詩，魯班門前弄大斧。」

夠刺激、夠醒腦的吧？不識字不讀書的人不會塗鴉紀念李白，只要略識之無的，看了這首詩，還有誰敢在李白的墮水處「班門弄斧」的嗎？真好。

《香光莊嚴》已經二十年了，編輯鑲師父來電要我以讀者身分寫篇文章，談談對《香光莊嚴》內容方向的意見和期望。對於佛教界，宗教界內容最嚴謹、編輯最精美、水準之高，無與倫比的《香光莊嚴》，要我來表示意見，不正是要我「班門弄斧」嗎？因此只好把這故事再說一遍。

話雖如此，但是我想這一定也是悟師父的意思，看我終日東批評、西挑剔，臧否時事，月旦人物，有意拿《香光莊嚴》來考驗測試我一番，說來也是師命難違，不敢不從了。

辦雜誌，給誰看？

濫竽新聞界數十年，辦報紙、辦雜誌、記者、編輯、採訪主任、總編輯，都做過了，連「專業」的「第二份報紙」如民生報都做過了。每次接到一個新的媒體時，第一個必須先了解、先考慮的問題是：「這份刊物、這些文章是要給誰看的？他們想看什麼內容？我們應該給他們些什麼內容？」

從辦報、辦雜誌的立場看，你的「編輯政策」是什麼？你想提供些什麼內容給你心目中的讀者？當年首創「第二份報」概念的民生報，就是假設：「你家可能已有一份聯合報或中國時報，但你可能還需要一份內容完全不一樣的第二份報。」於是我就作那「第二份報」，「聯合」、「中時」重視的新聞，我們不理，而我們大篇幅的、排山倒海地報導他們不夠重視的體育、影劇、文化、藝術、戶外、旅遊等，於是，民生報成功了，後來出現很多類似的報紙和專業刊物！

《香光莊嚴》給誰看？

那麼，我們的《香光莊嚴》編輯政策是什麼呢？這份雜誌的主要讀者假設是誰？主要目標、功能應該是什麼呢？簡單的「二分法」一下，我們主要是給「香光尼僧團」的僧眾以及佛教界的同修們作為一種「課外讀物」和「佛學研究園地」及同修們的溝通交流聯誼園地？或者是以



「弘化」為主，要給接觸「香光尼僧團」以及「香光尼僧團」接觸的信眾甚至廣大的社會看？中國人最喜歡一廂情願的講「雅俗共賞」、「質量並重」，又能有陽春白雪的水準，又能像下里巴人般的「和之者眾」，如果能把這份刊物辦成國際一流的學術刊物，而又擁有《讀者文摘》一樣普遍的發行網，那該多好？可惜根本不可能！

顧懷祖的「三件事」！

多麼懷念創辦「醒吾商專」的顧懷祖先生在世時經常對學生和朋友們再三強調的「三件事」，他認為要求自己和要求學生的一樣，絕不是要求每個人「作聖賢」，因為「作聖賢」太難了，太高了，很多人都「仰之彌高」，望望然而去，即使口雖說說，也終將變成迂調而莫能為的空話和「口頭禪」。

他的要求非常簡單，「不害人」、「稍有良心」、「必要時夠朋友」！有誰能說：「這太難了，我做不到」嗎？他不要求你「日行一善」，每天去當義工，幫助別人，只要你做每件事情時都能想一想「不害人」就行了，會很難嗎？

「稍有良心」的意思是：做一切事憑「良心」想想，不要太過分，不要賺黑心錢，不要做損人利己的事。比如是生意人，都不賺錢，甚至賠本，「太」有良心，誰能做得下去？但是「稍」

有良心的話，至少不騙人，不賣假貨，不貪暴利，薄利多銷，少賺多賣，一樣可以成功，不是也很好嗎？

「必要時夠朋友」。如果你「太」夠朋友了，就會養出一群好吃懶做的寄生蟲，害了朋友，並非朋友之道。但若你明知他是個認真、規矩的人，只因「一時」困難過不了關，就算打鍋賣鐵你也幫他一把，盡「朋友」之道，這就是「必要時」！

這三件事，都是卑之無甚高論，人人必能做到的事，但若人人都能「不害人」、「稍有良心」、「必要時夠朋友」，這個社會不就是個安祥和樂的太平世界了嗎？如果天天板起臉來要別人行「聖賢」之道，人有千百種，明明做不到，很多人就難免自暴自棄，「聖賢給別人去做，我們隨便混混好了！」

因此，一份刊物若以「弘化」為主而不是「內部學術刊物」，就應該從大處高處著眼，但從小處、卑之無甚高論處著手。至少要有一定比例的內容、篇幅是比較大眾化，讓更多人有參與感、願意接近，而不是「仰之彌高，鑽之彌堅」的。

「廟堂」文學或「市井」？

在學校讀「新聞文學」時，討論「新聞」算不算文學？應該算是什麼文學時，有道是「新



聞文學」不是而且不應該是「廟堂文學」，它不是深奧的、典雅的、冠冕堂皇、高高在上的、凜然不敢侵犯的篇章，而是通俗的、生活的、人人看得懂、想知道、樂於接受、容易親近的。

古人說白居易的詩，有水井處就有人吟唱，因為它通俗易懂而又優美流暢，如果寫成句句有典、艱難深奧，非要老夫子老學究戴起老花眼鏡查康熙字典才能看懂的東西，恐怕就只有東之太廟、孔廟之高閣，在蜘蛛網下的灰塵中與蛀蟲為伍了，永遠到不了「有水井處」。

有水井處就會有人煙，但是交通方便、人來人往之處就能結「市」，故有「市井」二字形成一個組合的概念，那就是凡夫俗子、普羅大眾，日常在柴米油鹽醬醋茶中打滾處。那就是最真實的「人間」，最多芸芸眾生等在等渡船處。

當幼稚園的老師，最好的是中學生而不是研究所博士班的學生，但更好的應該是小學生，因為他童心猶在，他懂得幼兒們怎麼想的、喜歡什麼，他們很容易共鳴，他們有太多共同的經驗，可以玩在一起，打成一片。

因此，從一個學新聞、做新聞的眼光來看，《香光莊嚴》這樣一份刊物，應該是一份大家都喜歡看、看得懂，可以不斷從中吸取許多佛陀的智慧、佛教的故事、知識，從一些大眾日常生活中討論，顯現一個學佛者的角度的。

如果「廟堂」和「市井」之間可以劃一條線，《香光莊嚴》應該站在「廟堂」那一邊，而面向「市井」處，在最貼近「市井」的地方。在「廟堂」那一邊，表示比「市井」深一點，但

又不太深，比「市井」典雅一點，但又不用太典雅，冠冕略有堂皇、比較起來有一點高度，而又不致於高不可攀，氣勢凌人，這樣才能把「市井」那邊的人拉近過來、「提升」起來、結合在一起！

貓脖子繫鈴鐺

不過話又說回來了，即使這個方向是正確的，也未必很好做。就像童話故事中一些小老鼠在商量如何對付大兇貓一樣，有人建議在貓的脖子上繫個鈴鐺，貓一出現，鈴鐺會響，鼠哥哥弟弟們就趕快四散逃命！辦法不錯，眾皆稱讚，問題是誰去做呢？怎麼做呢？等「高手」把結果做出來，大家才會說：「對了，就是這樣！」而在成功之前，就只有靠主事者的慧心巧手慢慢向前試探摸索了！

【香光莊嚴與我】

燃心香 續佛光

釋見翰

「香光莊嚴」對我來說並不陌生，走進香光寺觀音殿，佛龕上題著四個字「香光莊嚴」。爾後我才知道，這四個字是出自《楞嚴經·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的經文，經云：「若眾生心，憶佛念佛，現前當來，必定見佛，去佛不遠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，